



讀六祖壇經心得

◎ 忠恕學院基隆分部中級部一年級提供

※ 余宥瑩

《六祖壇經》是禪宗重要的典籍，而禪宗為中國重要的佛教宗派之一。

以三教合一的立場出發，後人可歸納以儒、釋、道為重要內涵的中國哲學尤重生命的實踐，歷代聖賢以其生命實踐自我的理想，揭示眾人成聖之可能，其中包含了成聖根據、成聖工夫與聖人之境界三項重要面向。

壇經要旨：成佛之可能

在《六祖壇經》一開頭，六祖即曰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

心，直了成佛。」（註）直言人皆有菩提自性，肯定眾人皆有成聖之依據，即是依此佛性、本心即能成佛。而後又描述與五祖的初次對話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與離開獵人隊至廣州法性寺，為印宗法師解說何謂佛法不二時言：「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，及一闍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」等內容，在在明示人成佛的依據平等而無差別。六祖亦以自身展現成佛之可能，其雖為獼獠身，仍成為一代宗師，世

人若能與六祖一樣「先立乎其大者」——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」，亦能有成為覺者的一天。

超脫生死：工夫之重要

然而人人皆有佛性，為何非人人皆成佛？可見除了有成佛的依據，還需要工夫作用，才能讓佛心展現。此工夫根基於本性之顯現，猶如人擁有夜明珠一般，時時勤奮加工打磨，以求迅速除去外層障蔽，使其展現本來光明。

〈行由品〉文中，五祖謂門人：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」生死可視為現實世界的出生與死亡，然生命的開始與結束，並非人力所能全然掌握，將「生死」侷限於此，不免陷入生命的限制與人的無力感中。因此論修行，宜將生死重點轉移至眾生能著力的起心動念上。當人有選擇的權利，方能顯現自覺的可能與珍貴。

一念生滅，一段生死。心念時時刻刻在生滅，從早到晚，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，如江河般，一波接一波不停奔流。念頭隨緣攀附，化為行動，終成業力流轉，因此常聽到：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。」為此，〈行由品〉要我們時時反觀自照：「無上菩提，

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，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因此，當我們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，不執著於煩惱，不起妄心，不動邪念，彰顯「本來面目」的同時，即了卻生死、超脫生死。

頓悟與漸修：工夫與境界之展現

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五祖認為神秀之偈較於六祖之偈著於實相，未見本性，未能體證一切法由因緣所生，無自性。但五祖仍令門人炷香禮敬，謂：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是因為神秀指出息妄修心、時時拂拭的工夫，適合一般大眾。世間眾生鮮有六祖的資質，無法當下就「識自本心、見自本性」，若不由實相入手，眾生將無所適從。因此學習神秀之偈所言，由實相入門，時時告誡自己拂拭內心塵垢，期待能以漸修的方式達到頓悟之境。

此外，五祖曰：「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六祖亦說：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。」可見迷悟一線之隔，凡夫與佛一念之間。如

何時時照見光明本性，當下即是，當下體證；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」，有賴深刻的修持工夫。

同時，〈行由品〉後段，六祖解釋佛法為不二之法，佛性非常非無常，即無分別對待，因此，我們不應區別頓悟與漸修之差別，宜漸頓並用，將兩者融會貫通。

總結

最後，中國哲學貴在實踐，《六祖壇經》已為我們揭示佛性本自具足、當下反觀自照即能體證自性的工夫，與悟凡夫即佛的境界。身為後學的我們，除研究道理外，更須依經典所言，依循聖賢腳步，時時用工夫照見自性本心，藉事煉心，如《六祖壇經》所言：「善自護念」，化煩惱於菩提，超脫生死之外。

※ 詹凱軒

《六祖壇經》經文中，六祖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，第一句話即點出本經之要旨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強調發揮原本自性本心之重要，從〈行由品〉中不難觀察出自性本心與人心之差異。其一，從五祖考驗門人作偈過程中，由人的心念起伏來觀察：五祖在考驗門人前即點出了「思量即不中

用」，然而弟子們一開始就思量自己有何能力作偈；神秀大師身為教授師，也可觀察出其作偈前種種煩惱與念頭，圍繞在五祖會如何看待其偈語而轉動，如果不作偈，五祖無法得知自己的程度，但若呈偈，又害怕被人認為是為了祖師位而來，如此反覆的雜念妄想，與六祖作偈當下的心境相比，即可察覺自性本心與人心之差別。

其二，從神秀大師與六祖兩首偈語之比較來看，神秀大師偈中的菩提樹、明鏡台含有「著相」之比喻，以及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之漸修思想，點出了大眾在修行過程中，其實充滿了人心、妄念，要達到聖人之境界，必須戰戰兢兢，一點一滴地老實修行，才有辦法到達。而六祖偈語中即點出要看破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，可觀察出六祖的境界更高深，直接從自性本性出發，來面對一切。

千年以來，有多少人能像六祖一般，聽到《金剛經》即頓悟？六祖雖剛入門，但其言語皆不離自性本心，踏碓八個餘月也未見其雜念紛飛，就如五祖所說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」。又從公案所說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」可見得六祖時時刻刻不離自性本心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。

如此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，無所分別的境界，並非常人一蹴可幾。因此，在修道過程中，我們仍然要多多學習神秀大師戰戰兢兢的精神，一點一滴地修身養性，才有可能達到成聖成佛的境界。

※ 劉侑明

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」。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的意思便是利用妙智慧，除去我們的妄心，從「生滅的此岸」到達「涅槃的彼岸」。《壇經》告誡我們：「念念不愚」，就可以得知六祖惠能大師所傳遞的訊息。〈般若品〉裡更告誡著我們，修道最重要的就是破除三心四相。而其中又以「我相」最難破，《金剛經》有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可以精確地表達：在生滅的此岸，所屬一切盡是虛幻，不應執著於虛幻的相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《金剛經》，便是惠能大師聞後悟道的經句，告訴我們去除執著的妄心便可以到達清靜的彼岸。

而〈般若品〉內又有提到，小根小智人聞說法，心生不信。讓後學想到了「信愿行證」的修道四部曲。「信」被擺到了第一位，而一貫道有「三教合一、五教同源」的信念，修

者需明白其真實義。我們時常可以在電線桿上看到「信『耶穌』得永生」的字句，在基督教信徒的家中，更時常可以看到「『耶穌』是我家之主」的字句。而在提出「三位一體」的基督教中，說到三位一體即為聖父（天父）、聖子（耶穌）、聖靈（聖神）三位一體，但彼此又不相同，只是有著相同的本質。正所謂「道可道、非常道，名可名、非常名」《道德經》，後學覺得三位一體的真義應為：不管是聖父、聖子或是聖靈，都是源自於上帝。這點就如同：我們每個人本來就是佛，只是落入了這個凡塵，因為累世而來的因緣才造就出現在不同的個體，但是本質上是都不變的。因此可以說明基督教信眾家中的「耶穌（聖子）是我家之主」，就是在告訴我們要用佛性來當自己的主人，達到即心即佛的境界。而「信耶穌得永生」更是體現了到涅槃彼岸的真諦。三教雖言論各有不同，然而究其根源，概屬一理，於此我們可以看到一貫道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」的殊勝及可貴。

「一切修多羅及諸文，……，皆因人置」，體現出了禪宗「不立文字」的精神。後學想到的是「因人」這兩個字，論世間上眾多紛擾，皆因人而

起，故有云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所有的煩惱痛苦皆因人而起，同時也可以因人而滅，在《壇經》中提到了「煩惱即菩提」，凡人常在八識中打轉而造下了無數的罪業。而天下本無事，便是告訴我們：天下的所有事情皆從佛性生發，藉由六根及六塵產生了六識，於此所有的人、事、物都沒有對錯，但是庸人卻起妄心開始生滅造業。

再延伸到恐怖份子的這個議題，聖人的經典絕對沒有對錯問題，而有問題的就是解讀的人，不難發現這世界上這麼多紛擾其實都是人自找的。但是，如果沒有這個人身，卻又沒辦法修道，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自己能夠修道的時光，不要蹉跎浪費在無謂的起心動念的輪迴下，時時觀照自我的念頭，念念不忘本性，才有機會證道、成佛。

〈般若品〉主要是在跟我們說：萬事萬物皆為相，唯有破相直指本心，才能夠見性，要我們不要執著在這些萬事萬物，對一切事物不起比較、分別的心。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《道德經》，要知道這一切事物都是因緣際會而成，要懂得隨順因緣地去應對，「事來則應，事去則靜」，

不執著在一切法相。要知道我們雖名得道，但實無所得，因為我們本自具足佛性，只是執著在這個凡塵，以及被累世而來的脾氣、毛病牽著跑，所以才會有如此多的煩惱；學著放下執著，反觀自照，學習「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」，即可明心見性，直了成佛。

註：文中未特別備註的經文皆引用自《六祖壇經》。

